



# 透过“破晓东方” 迎来“新世界”的曙光

◆ 毛时安



《破晓东方》剧照

《破晓东方》取材于已故军事专家刘统教授的心血之作、“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纪实文学《战上海》。全剧以一种恢弘的气势拥抱历史的满腔激情,抓住了“战上海”不同于其他战争的“特殊气质”。以生动的艺术叙事方式印证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的预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战上海,不同于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大兵团野外运动战、攻坚战、阻击战,没有千军万马的冲锋陷阵宏伟场景,也没有渡江战役的炮火连天千帆竞发的壮观。《破晓东方》是中国革命史诗的一种特别显现。它的牺牲和惊心动魄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战争外在的金戈铁马,它是光明和黑暗,前进和倒退,在全新的历史语境下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

《破晓东方》以如椽大笔清晰勾勒展开了人民币兑换金圆券,推倒了特务奸商沆瀣一气囤积粮食、棉纱、煤炭“两白一黑”阴谋,抗击国民党军队轰炸发电厂封锁长江口,抵御特台大

风来袭……全剧始终贯穿在毛泽东党中央的战略决策、陈毅和上海市华东局领导的战术运作、社会各方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三个维度有机穿插,层层推进,再现了战上海的历史长卷。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雄才大略,是中国从战争到治理,从旧时代向新时代的一次重大历史跨越。

的各项重大举措。凡事未雨绸缪。完成了党中央要求的从军事进城到政治进城,军政双赢。不断向全军提出军事、政治双优进沪。甚至为此开展情境教育。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政治,已完全不是当年国民党政府高压专制的训政,而是人民政党、人民军队亲民、爱民、为民的自觉的政治。

最重要的是,《破晓东方》生动而有立体感地凸显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一支心怀人民,处处牵挂着人民的仁义之师。他们宁肯牺牲“不用重炮”。郑连长以生命践行了自己“中国人民解放军,生来就是为老百姓打仗,为老百姓牺牲的……”的诺言。毛主席对陈毅说,“解放上海不是问题,能够在上海站稳脚跟,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让饱受战乱的人民休养生息,这才是大问题”。从上到下坚定为人民的理念。金圆券人民币兑换,陈毅对纪南音明确要求“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从城市管理的零经验,通过与市民一起的零距离,取得现代城市管理零的重大突破,上海一战赢得了军事的胜利,更赢得了人民的心。

好的艺术作品,从来不是表象的故事情节堆积,而是对历史和人性的解读。在表象的解读中,让历史的密码浮出地平线。上海解放,不仅是军事的解放和胜利,也是人的解放和正义的胜利,是赢得接收、管理、发展现代城市的大考的胜利。

《破晓东方》以真切的一笔触,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共产党和解放军,是

一部热播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让万千追剧人成了“追风者”,他们爱上了苍山洱海边的闲适慢生活,爱上了沙溪古镇里原生态的历史遗迹,更爱上了充满民族特色和匠人精神的白族扎染、白族刺绣和木雕。刘亦菲和李现这两位当红演员用自然的演技将电视剧演出了纪录片的质感,李现饰演的谢之遥对非遗的关注更是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点赞。乘着这阵风,小众非遗为大众知晓,或许这才是“流量”应该用用的地方。

如今,在Z世代触手可及的文娱产品里,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加入到专家顾问团之中,乃至走到台前开启梦幻联动,比如《原神》与上海京剧院花旦演员杨扬合作推出现象级歌曲《神女劈观》。电视剧更是将传统文化视为重要的宣传方向,甚至从剧本策划之初,就已经有意识地将非遗融入其中。刘亦菲上一部电视剧《梦华录》,就带火了宋代点茶;《月里青山淡如画》串联起苏杭、桃花坞木版年画、评弹等多项苏州非遗;《当家主母》展现的是从事缂丝业的女性成长故事……

将传统文化融入流行文化中,越来越不是“附加分”,而成了“基础分”,这意味着非遗的传播愈发了共识。但怎样的联动才是1+1>2的联动?可以想象,电视剧本身品相一般的情况下,即便展现了非遗技艺,或者剧情本身就在讲述非遗行业里的故事,也很难摆脱借壳卖壳之嫌。那么,作为副线剧情的云南非遗在《去有风的地方》里的走红,其实有两点值得借鉴。

在无量山中寻找希望,在活着的人们像蚂蚁一般渺小,生命的消失不过一瞬间。姐姐方登守护着弟弟,就连

被压在水泥板下都呼喊着弟弟,交代他保留体力。正因为女孩的单纯明亮,更显得之后妈妈选择救弟弟而放弃她变得愈加悲伤心酸。她听到了妈妈的选择,她面无表情地失声痛哭。戏剧性的是,方登在意外获救后被人领养,待重新相认,生母跪在了她的面前。

我们如何选择,两个孩子,如果一定要舍掉一个,该是哪一个?许多人在观影中向自己提问。地震后,房屋重建了。但每年的那一天,夜晚的道路都是烧纸的场景,多少家庭就此破碎,多少心愿就此破碎。

灾难面前,人是渺小的,我们能做的很少,但人又是伟大的,我们并没有停止去做。救援、疏导,冒着生命危险去搜寻、去帮助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给予身体上的支撑、心灵上的抚慰。自然,一定会会有惨绝人寰的牺牲,但危难时刻,全世界手拉手,心连心,就筑起了不可攻破的万里长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活着的人们像蚂蚁一般渺小,生命的消失不过一瞬间。姐姐方登守护着弟弟,就连

# “断舍离”过时了? 生活美学不该千篇一律

◆ 徐佳和

以《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风靡全球的整理大师近藤麻理惠,因为有了三个孩子,最近已经放弃了整理自己的房子,“我的家很乱,但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我觉得这样做也没什么问题。”近藤说,“最终的目标是每天激发快乐,过上快乐的生活。”

近藤麻理惠的“不整理”,其实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做法。当所有的社交媒体上呈现整理得十分“完美”“笔直”“分类细致”的生活环境,家装只用大面积的白色+深浅不一的褐色+雾霾般的灰色,这些性冷淡色系的用具,甚至连厨房里的调羹都摆得横平竖直,互相之间保持着一模一样距离,拍出来的照片都是一张图片里只出现一件东西……我觉得,现在流行的应该是Be Real——反对完美的千篇一律的假面,为带着缺憾的真实高唱赞歌。因为在一个模仿无处不在的时代,“混沌美学”意味着“无法复制”。

曾经在“极简就是清醒”的定义之下,很多人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其中,忙不迭地一边买一边扔,生怕家里有一件多余的东西,更怕一不小心变成旁人眼中“被消费主义洗脑”的糊涂蛋。还有一些让人夺人眼球震惊的标题,比如“一周时



间,扔空了三分之二家”“我的家里空无一物”,具体呈现出来的居家环境看上去比酒店还精简。

给生活做减法,控制物欲,回归自我,这当然不是什么坏事。然而,“要是乱糟糟的桌面意味着杂乱无章的头脑,那空桌面意味着什么呢?”——这话可是爱因斯坦说的。

史蒂夫·乔布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克·吐温,这三位绝非遗随逐流人云亦云者,他们无比享受自己独一无二的做事方式,他们那乱而不落俗套的桌面说明了他们的标准。看似

是一件作品的创作过程遗留的痕迹与证明。

文章开头的整理大师近藤麻理惠为什么在有了三个孩子之后自觉放弃了“整理”,转而觉得“乱”也很快乐?因为极简,其实是一种容错率为零的生活方式,当你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游刃有余“有余”。何况有朝一日有了孩子,还是三个的话,“囤货”便是安全感的重要来源。真正的极简,归根究底,是要整理好精神世界,而非具象化简单化为实际物品的增减;不能在陷入空虚时用物质来填满生活的缝隙,遭遇混乱时又用简单粗暴的“断舍离”,来实现“清理”。

复旦大学教授梁永安曾谈到过自己对“断舍离”的看法:“归根到底要清理我们的精神……真正不混乱的人,他是不需要‘断舍离’的。如果生活里有很好的精神结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去做什么,就不需要人为地去树立自己‘我一定要如何如何’。”

就像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审美势必拘泥于一种形式,冷淡极简也好,热烈混沌也罢,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各有偏好,你觉得开心自在就好。



扫一扫关注“新民艺评”

# 学艺术学瞎了?

◆ 林明杰

林距离

幸亏在自媒体平台上,艺术并不是一个很能挣流量的话题,否则的话,啥都不懂开口就来指点江山的人更多。不过,啥都懂的人说的也未必有道理。

前不久,朋友转来一个视频,一位气宇轩昂口若悬河的艺术博主在鞭挞一位著名现代艺术家。博主明显是专业出身,知识积淀不俗,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他列举了大量艺术史上的名家大师绘画风格、技法 and 主题、形式,来质问所针对的那位艺术家:哪条都不沾边,哪点都不能跟他们比,垃圾!

富于煽动性的口才和渊博的知识,一旦方向错了,更容易误导公众。

这让我又想起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著名观点交锋。翁方纲质问刘墉哪一笔是古人的,刘墉反问翁方纲哪一笔是自己的。

专业艺术家与业余艺术爱好者的区别在哪里?

业余爱好者若有几笔能似艺术史上的名迹,就值得夸赞了;但作为专业艺术家则根本不值得一提,他更需要的是——有“几笔”是前人所没有的。

那位博主虽学富五车,但他对艺术的认知仍停留在业余层面。

老子《道德经》说“五色令人目盲”。因为人很容易被外在的东西迷惑,而疏忽了事物本质。学习艺术也如此,很容易学“瞎”掉。艺术史上纷杂的作品,炫目的色彩,奇妙的样式,如雷贯耳的名头等等,都会让我们沉迷其中,而忘了自己去学习了这一切的目的何在。

不同的人学习艺术的目的和方法是不同的。

作为业余爱好者,重在欣赏和理解;作为艺术史学家,重在史料上的穷尽掌握和钩沉索隐;作为艺术创作者,重在在前人的实践中找到启迪和力量,开拓新的艺术疆域;作为艺术批评家,重在从

浩瀚的艺术史个案分析中找到艺术发展的规律,并对正在发生的艺术现状进行评判——其丰富的艺术史知识如同火眼金睛一样,鉴别出艺术家是平庸的拼凑匠还是富有创造性的开拓者。

艺术无常。它在人类不同的文明阶段,有着不同的形式,起着不同的作用。它和科学一样,是人类应对环境和自身缺陷所进行的努力。我们不能用商周的青铜器标准来质问宋代的瓷器,我们也不能用古罗马的雕塑来要求古代中国的造型艺术。环境不同,时代不同,我们不能用古人来苛责古人,也不能以今人来嘲笑古人。宋代的瓷器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与青铜器的审美截然相反。如果说,商周青铜器造型艺术是一座中国艺术史上的高峰,宋代瓷器造型艺术就是另一座可以与之媲美的高峰。如果宋人都像那位艺术博主那样死读书,偏执于艺术史,那就无从谈起了。

# 这边高歌“大江东去浪涛尽” 那厢低吟“佳人相见一千年”

让你走近一个更真实的苏东坡

◆ 刘欣琛

当下,关于苏轼的传记有不少。与那些作品相比,刘小川新作《品中国人·苏东坡三百篇》在语言、内容、形式各方面均有创新之处。此外,还让我们在苏轼的文学家、政治家、书法家、画家、美食家等诸多身份之外,看到了他更为真实的一面——一个有着痛苦与绝望,嫉恶如仇,热烈爱意的。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在给李之仪的信中,他后悔不该直言极谏,考论是非、伸张正义,似乎完全否定了自己三十多年来的价值观。在一个仲春的夜晚,苏轼去看海棠花,并写下名篇《海棠》。作者分析道:“这是苏东坡近乎神经质的举动,像个夜游症患者,像个移动野地的鬼影。海棠是谁?苏东坡自己。此处有显而易见的内心挣扎,拒绝沉沦的痛苦挣扎。”

叙述苏轼的痛苦与绝望是理解他的关键。作者指出:“写苏东坡,要让他的无助、绝望与恐慌显现出来。让深渊显现为深渊,然后才有深渊中的升起。理解苏东坡,这是紧要处。”

苏轼对于小人并不会掩饰自己的愤恨。元祐元年,吕惠卿被贬,苏轼撰写了贬斥吕惠卿的制词,痛斥其诸多罪行。这份制词写得酣畅淋漓,但今天有学者指出其中有失实之处。该如何理解这种失实,是苏轼为了报复吕惠卿而刻意栽赃陷害他吗?此外,苏轼难道不是菩萨心肠,“眼见得天下无一不好人”吗?

作者指出,苏轼“不是两可人,不是乡愿人,不是面团人”,“爱憎分明,是非明确,乃是历代大文豪的显著特征。爱一切人是假爱。爱是什么?爱就是恨。爱是价值所系,价值与非价值,势同水火。对邪恶宽容,就是邪恶的帮凶。”对于小人,苏轼是嫉恶如仇。我想,苏轼为吕惠卿所写制词的失实,很可能正是他愤怒的体现,在激愤情绪之下记错了事实。如此,更显得苏轼真实。

对于苏轼诗词中的情爱,与其他一些学者欲言又止的态度相比,作者并不忌讳,而是将之深刻呈现出来,“理解人性,最需深入”。

如对于苏轼的《三部乐》,作者指出:“学者们对《三部乐》的阐释大都语焉不详,顾左右言它,似乎为贤者讳,却露出封建尾巴。”进而分析出苏轼在作品中

对王朝云的爱意。再如对于《洞仙歌》中“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叙横鬓乱”,作者赞叹“热恋中的苏东坡出此情色语,真不减柳永张先”;对于其中的“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作者认为“这想像画面的细腻程度,不亚于白居易写《长恨歌》”;对于《浣溪沙·端午》中“轻汗微微透碧纱,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作者感慨“佳人相见一千年!苏东坡的爱情家放语,并不减黄州赤壁‘大江东去’的歌唱”。

关注苏轼的情爱并非猎奇,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作者表示,“元丰五年的苏东坡,创作如此之丰,词赋如此出色,名篇、名帖、名画、名著、名尺牍一大堆,其中一大因素是热恋”。如今有不少作品强调了苏轼被贬经历与其诗词创作之间的关系,对于女性对他的影响却关注较少。刘小川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



苏轼画像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